

P.247.2
4

遵生八牋八之目

塵外遐舉牋

高子曰易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云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此指遁世無悶而獨善其身者也士君
子不得志於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係其餘牽而
林臯自足邁德弘道而不受塵鞅以樂其志大學郊是
則硜硜以類沽名囂囂焉心將安所用哉建國故余生藏

平景仰峻德高風神交心與而夢寐不置者上錄
真靈高隱洎貧士諸傳俾後之隱草莽者當知甘

心猷畝而道不可以斯湏太身憔悴江潭而行不
可使靡焉同俗杖履山水歌咏琴書放浪形骸狎
玩魚鳥出雖局於一時而處則蹈彼千仞如是則
心無所營而神清氣朗物無容擾而志逸身閒養
壽怡生道豈外是余錄是編而賤曰塵外遐舉

箋目

神仙傳

續神仙傳

高士傳

貧士傳

神仙傳

晉 葛洪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竊子入火而陵烟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雉仇生却老以食

松叩疏煮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
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
菖蒲以無終兩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
塗周晉跨素霍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
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輕舉
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
砒阮丘長有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
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涉險而流泉園客蟬蛻
於五華子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

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
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强以示之
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
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
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空同黃帝造焉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燕人戶教見之

彭祖者姓篋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七百六
十歲

蒙谷山沈文太者九疑人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也至彭祖已年二千有餘歲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金華牧羊者

衛叔鄉者中山人也

沈衛者吳郡人也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

平遠字方平東海人也

子者名翟宋人也仕爲大夫

孫博者河東人也

班孟者不詳何人也或云女子也

王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徵之不起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

北極子者姓陰名桓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王子同年之親友也

太陽女者姓蘆名仝太陽子教以補道之要

太玄女者姓顓名和治王子之術

黃極子者姓柳名融

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

天師張道陵字輔溪沛國豐縣人也

茅君者名盈字叔中咸陽人也秦始皇時學道幾年
道成治句容山君之次弟名固字季偉季弟名裏字
思和亦得成真

奕巴蜀郡成都人也

漢淮南王劉安高皇帝親孫也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時人

王真者上黨人也嘗見魏武帝時年已四百歲
陳長者在嶼上已六百餘歲

劉綱者下郡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

樊夫人劉綱妻也

東陵聖母廣陵海州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

涉正者字元真巴東人也

焦先生者字孝然河東人也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

嚴清者會稽人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

宮嵩者琅琊人也

容成公者字子黃道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
善房中之術

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山中

石陽服三黃得仙

平吉者沛國人也漢高帝時卒

王都仲者漢人也漢元帝嘗見之

漢旗門郎程偉妻者得道者也

葛玄洪族祖字孝先吳大帝欲加以榮位玄不可

左慈者字元放廬江人也

王遙者字玄伯遼都陽人也

太山老父者莫知姓名漢文帝嘗詣之

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漢孝成帝時爲郎中

喬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得其道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縣人也吳先生時得道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

李意期蜀都人也漢文帝時人

王興者陽城人也漢武帝時人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

甘始者太原人也

薊子訓者齊人也

分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

伯山角者雍州人也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

魏伯陽者吳人也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

李阿者蜀人也

九靈子者姓皇名化

絕洞子者姓李名修

劉政者沛人也

王劉者字長休邯鄲人也

鳳綱者漁陽人也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

樂子長者齊人也

和貴者字仲理遼東人也

黃蘆子者姓葛名起

曾女生者長樂人也

封君達者隴西人也

劉京者本孝文帝侍郎也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

續神仙傳

唐 沈份

古人神仙舉世知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
人間神仙之人猶于不得其一况史不書神仙之事
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
道激勵終古也若尚虛無自然之道則人無所拘制
矣史記言三神仙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
樂生其上有敬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
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

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半塗往海儲山
積功之高者便爲仙官卑者尤爲仙民十洲間動有
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稻焉是仙官分
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
氣固形於岩洞然後飛昇成於真信非虛矣份生而
慕道尤喜積書及長遊歷凡接高士所說兼復積年
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不盡散於野矧當中
和兵火之後墳籍猶缺有秉筆札而述作處世斯久
久漸希傳惜哉它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集其事分爲

三卷異持茲好事君子道之以資談柄用顯真仙者
哉

飛昇一十六人

內真女三人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道華自言蛾眉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

馬湘字子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鄔通微莫知何所人也

金可紀新羅人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

張氏號名玄靜縣令昇之女鄜縣尉李言妻也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官人也適同邑薊濤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

茅淑女真人也

朱儒子永嘉安固人也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留間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

劉瞻小字宣歌瞻兄也

羅方衆不知何許人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也

華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也

徐鈞者不知何許人多言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山

曹德林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曲江

東海逢萊鄉人也

聶師道字宋徵新安歙人也

羊惜者太山人也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珠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
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
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
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
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
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諫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
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
其德而贊其事哉論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
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饗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寺

荷篠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頑觸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訴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閔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目錄終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
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
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
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
一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啣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徧狙以爲雌麋
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
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
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而不
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
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

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天
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
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
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饜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餘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由於是道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
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
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
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
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
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
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
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今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
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
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
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矚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
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
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
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
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
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

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
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
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
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貫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

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菑
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蒼艾爲席飲水食菽墜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
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
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
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
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隄端面之而款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置歌者輟子
貢叩之不巳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
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硜
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
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

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
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
從避世之士哉褻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
門至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臨王時
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
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
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
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甌妻戴緝
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
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緇袍無
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
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
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季子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
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不願仕圃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
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
於夫子足以自樂圃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圃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
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
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
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
馬之餘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
言之過也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
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
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
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問丈人

日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日子非夫博學
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
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
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
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
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

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
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
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
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
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
請斲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

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
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
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
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竝席而坐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
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
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快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
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
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
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
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筭而藏之於廟堂之上
此龜寧無爲雷骨而貴乎寧王尾塗中乎大夫曰

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

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居軾其廬不已甚乎文
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
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

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
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
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
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
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
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
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
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
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
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歎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

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早之力也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
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
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
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
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
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
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
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上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
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
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
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纊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
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
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
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
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
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
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法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
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
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畱赤玉舄爲
報畱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

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徃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
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
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
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
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

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
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
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
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
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
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人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
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日角
里先生三日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透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

敗漢高開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
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
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
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
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
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
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
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且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
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
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
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十士獨
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
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通不
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
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

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
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
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
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
張釋之文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
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
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
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
鞮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生日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使跪繫鞮乎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繫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鞮峻

鞮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阡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匱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

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
悔慙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
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
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
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
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
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
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
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
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
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士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
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
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
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
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
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
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
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
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
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
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
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
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
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
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
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
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

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
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
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
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
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
請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
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
居執操不囬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賞璧玉帛車辭厚禮

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翬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卽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翼然不致強屈其後囂
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
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
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
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
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
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
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
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
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
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
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
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救
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纒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
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鬪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
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
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
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
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
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
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髀足不癡也
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
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

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
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
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
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持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
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
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
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
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
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
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
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
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
人乃其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
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
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
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
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
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連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王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

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
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燿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
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

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
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
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緩
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
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
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
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
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
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

與俗人爲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
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
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
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
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
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著甚重之因遺書以
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

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
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
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
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
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
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
沂山以兔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
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
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王簿自以爲
倨傲參思其爲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
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繫強宗也抱孫兒當戶
者欲諭太守開門郵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
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
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涓濱弟子扶風
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
性復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
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
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
承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
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
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

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
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
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
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
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
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
願聖明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
吾旣不能避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者矣乃其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申平
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
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
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
夏穉旣聞卽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
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畱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卽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儉等數百人竝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
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汗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服

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畱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

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
雨中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
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
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
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

女玉爲父報讐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卽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

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
壽終

袁閔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且
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
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
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
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
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
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
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掾爲
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
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
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

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

府殿號爲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枳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
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
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
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都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
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慕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麴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缺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
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
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

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
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
玄怒益搃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
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
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
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
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詔之

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
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
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
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
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交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